

民间秘藏极品小说

青楼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民间秘藏极品小说

青楼梦

目 录

青 楼 梦

第 一 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1)
第 二 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6)
第 三 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10)
第 四 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	(15)
第 五 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19)
第 六 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	(24)
第 七 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	(29)
第 八 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	(38)
第 九 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	(43)
第 十 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谆谆	(50)
第 十 一 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54)
第 十 二 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59)
第 十 三 回	留香阁挹香初覩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64)
第 十 四 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72)
第 十 五 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77)
第 十 六 回	痴生舌目 美女倾心	(81)
第 十 七 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国挹香闹席	(86)
第 十 八 回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92)
第 十 九 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96)

-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102)
-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107)
-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112)
-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117)
-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121)
-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124)
-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131)
- 第二十七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灼金钮欢心…………… (135)
- 第二十八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 (139)
-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 (143)
-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闾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 (147)
-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 (152)
-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 (157)
-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疴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 (162)
-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尘缘未断月老赐
仙丹…………… (166)
-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 (170)
-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 (175)
- 第三十七回 省亲堂合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诙谐…………… (179)
-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 (184)
- 第三十九回 天赐麟儿爱麟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 (189)
-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于归张观察…………… (193)
-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 (198)
-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 (203)
- 第四十三回 赏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劝夫…………… (209)
-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 (214)
-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砌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滨伤春…………… (220)
-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 (228)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归位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	·····	(232)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	·····	(236)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	·····	(241)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帐	邹拜林北阙承恩	·····	(246)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	·····	(251)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	·····	(255)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	·····	(260)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	·····	(268)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	·····	(274)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	·····	(278)
第五十七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	·····	(282)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	(286)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进捷	道情勉强寻欢	·····	(290)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	(295)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	(300)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	(304)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	(309)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	(313)

第一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來似玉，笙歌竞奏山塘。璧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

而今再睹升平字，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依本是多情种，凭谁人著意评章。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警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阁，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谓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祲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卿，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

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日，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的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己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做了二十余年事业。一日，所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荀令薰

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挹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觐。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耳目皆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傲谑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他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阜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

于是三人偕往，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

厦，画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沈沈，蒜垂银线。三个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但我家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

又片时，忽听环珮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挹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穷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烟花，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锡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堪悦目。苟有香奁白雪，彤管阳春，仆等视之不啻性命，望之胜于云霓。乞芳卿赐我侪一读，何异百朋之锡！”幼卿道：“既蒙君子见爱，妾何敢藏拙，尚望勿笑乃幸。”遂命侍儿往取。未片刻，即携以出，上书《素芬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题壁》、《苏台怀古》、《牡丹八咏》，皆清丽芊绵之作。读到《感怀》一绝云：

年来飘泊溷风尘，狼藉烟花命不辰。

佛纵有情怜浩劫，三生孽债亦前因。

三人阅毕，幼卿又出《莲花合掌图》求题。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

其一

卿本瑶台小谪仙，天涯沦落有谁怜。
偶然解脱拈花谛，一笑皈依座上莲。

其二

绝代风流证夙因，莲花偶现掌中身。
瑶池姊妹应相忆，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三

纵不香甜与玉温，衔珠鹦鹉已销魂。
愿为童子从旁侍，合掌莲台拜世尊。

其四

右黄衫子凤头鞋，罗袜青裙八宝钗。
自是画工描得好，分明丰致较前佳。

拜林题毕，挹香也赠诗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细听，凭谁慧眼早含青？
桃花带雨千般艳，柳絮随风几度经。
心性自然饶妩媚，腰支谁与斗娉婷？
痴情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永系铃。

嗣后开筵款洽，曲尽绸缪，酒阑后方才相别。挹香素性多情，已觉恋恋。正所谓：

月地花天留客醉，红情绿意惹人迷。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曲，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主意已定，安寝寻梦。

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出，不带僮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适月娥香梦未醒，婢俗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扰他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讫，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婢见挹香与他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些须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蕖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蕖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蕖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琬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源，未遑造谒。

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刍蕘，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乏葑菲，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

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于是迤逦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已到汪家。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公子贵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挹香大笑道：“可谓善红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一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子青睐。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唤他出来”四字，甚为踟躇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于是，引挹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倒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便进内。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道：“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奉与挹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挹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妨，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挹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暝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当面美

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阁，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落。年方二九，秣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消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姝，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逊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今蒙郎君垂顾，妾欲以一樽为献，聊伸地主之情。若云餐秀，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闻之愈增惭恚。”挹香道：“白玉不自知洁，幽兰不自知香，是仆之饿心馋眼，一望神迷，若再坐，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丽仙亦微笑不言，遂邀至媚香楼。

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计屋三缘，极为精雅。中间陈设客座，两旁桌椅工致，挹香环顾楼中，无殊仙府。中悬一额，曰“媚香楼”，两旁挂一副楹联道：

丽句妙于天下白，仙才俊似海东青。

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博古炉瓶。旁一室即丽仙寝室，入室馥郁异香，沁人心脾。两旁悬挂书画，奕代物华，真个是神迷五色，目不暇接。挹香道：“芳卿人如仙子，室如仙阙。小生幸入仙源，真侥幸也。”丽仙道：“草草一椽，绝无雕饰，郎君直谓之仙，亦有说乎？”挹香道：“仆之意中实见如此，若主何说，则又何祥以对。”丽仙道：“对亦何难，无非过于爱妾，故此楼亦邀青盼耳。”挹香听了，亦笑道：“仆之心仆不自知，卿乃代为说出。慧卿之慧心，真超于千古之上矣。”二人方绸缪问答，只见侍儿捧出酒肴，摆在楼中，请二人饮酒。丽仙道：“不腆之设，不敢献酬，望郎君鉴而开怀。”挹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不意比日间所遇貌又超群，

情又旖旎，又留入楼中，又芳樽款洽，怎不快心！甫饮数杯，早已情兴勃发，偷觑丽仙醉后风神，如芙蓉之带朝旭，妩媚更甚，即携壶斟酒一杯道：“仆遇芳卿有幸，请饮一卮”。丽仙笑道：“郎君是客，不应敬妾之酒。今妾受郎君之赐，亦该奉敬一杯。”言訖把酒饮干，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挹香饮毕。二人正在缱绻，忽假母步来道：“好呀，你们竟不用媒了！”挹香笑道：“男女相饮，虽近于私，然亦是宾主往来。倘若红丝系缚，还当借重于斧柯。”说罢，三人大笑。挹香已带微醺，半晌谓假母道：“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明明以媒自居。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假母道：“公子放心，老身虽非吴刚再世，但今日执柯，亦可专主一二。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明日谢媒可也。”挹香狂喜，即斟酒一杯，向假母道：“月老请先饮一卮，谢媒明日何如？”丽仙见此行为，樱含一笑。原来挹香情窦虽开，因眼界自高，故犹是无瑕璞玉。此时醉眼情思，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你看我如花，我看你如玉，不觉十分难禁。正所谓：

红羞翠怯情偏笃，柳傍花随意易痴。

挹香既醉，即偕丽仙进房，四处又观看了一番，然后至内房。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上书“悦目怡情”四字，正欲展开，被丽仙双手夺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丽仙勉强与之。挹香启视之，原来是四幅行乐科儿，上边皆标名色：一曰“戏蝶穿花”，一曰“灵犀射月”，一曰“舞燕归巢”，一曰“傍图花随柳”，皆绘得穷工极致，旖旎非凡。况兼丽仙之千般抚媚，万种温存，乃替卸罗襦，代松香带，道：“醉已极了，玉漏之深，望芳卿伴我睡罢。”丽仙此际半羞半就，任挹香拥入罗帏。正是：

一对鸳鸯春睡去，锦衾罗褥不胜春。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甘甜尝遍，千般怜万般爱，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谓：

月正团栾花正娇，相逢恰是可怜宵。

携红握翠增怜惜，不问应知魂也销。

二人十分恩爱，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说得你投我洽，不觉又沉沉睡去，直到次日红日三竿，方才起身。梳洗后吃了点膳，然后回家。至书舍也无心攻读，静坐芸窗。不片时，金乌西返，玉兔东升。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食过晚膳，即就寝而卧。

谁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恍惚间此身缥缈，如在云雾间一般。不由自主迤邐而行，细视之，却非素来经过之地。但见隔岸鲜花，沿堤新柳，一弯流水，回绕小桥。烟霞泉石，幽异非常。娇滴滴名花欲语，脆嚶嚶鸟语频闻。行向前，见屋宇突耸，宛如宫殿。甫入门，见悬一额，曰“有女如云”。至堂上异香馥郁，人迹稀逢。信步入内庭，见朱兰曲折，秀石峥嵘，池亭缭绕，花木参差。其中陈设精致，皆非人世所有之物。正视间，忽见一垂髫童子至，乃问道：“君是何人，焉得到此？”挹香乃述其所由来，并询此为何地。童子道：“此乃清虚中院，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凡世间姻缘一切，俱是院主执掌的。即世间佳人丽质，一旦尘缘谢绝后，俱在此处居住，故又名曰‘留绮居’。今君有福至此，大有前缘。趁此院主往

下界巡察，待我引君一游如何？”挹香大喜，即偕之行。见洞门双启，异境别呈，其中瑶草奇花，纷靡不尽。正中一殿，极尽崔巍，殿中列一仙斧，盖世俗相传斧柯之谓。又有三生石、赤绳等罗列其中。右边有一小门，上书“金屋”二字。启扉入，见绮罗毕集，众美娟然，一个个舞袖蹁跹，若要与挹香相见。挹香不觉神魂飘荡，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见，都各陈名姓。有说是馆娃宫里来的；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有说是琴心感触，垆边卖酒家来的；有说是采药相逢，马上折桃花的；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琐偷香，分与少年人的；也有说是为雨为云，梦中曾相会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也有说是随侍徭池，题诗改名姓的；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箫恨无情的；也有说是掌上玉盘，马嵬留不住的。其余多环珮锵鸣，挨挨挤挤，都说道：“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因参破红尘味，在这里静修的，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言讫各散，弄得挹香心迷神醉，应接不暇。

再行，又见一朱门上有“六朝遗艳”四个金字，乃偕童子入。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挹香才入室，只听得莺声燕语，都道：“有情公子至矣，大家快些相见。”只听得环珮叮当，俱出帏相接，周围侍立，锦簇花团。挹香倒觉不安，因说道：“众芳卿请坐，容拙生金挹香晋谒。”众美又推逊了一回，方才坐了。挹香便询首位美人，却是钱塘苏小。挹香听了，即出位下拜道：“仆慕芳名久矣。尝读《西湖志》，见芳卿慧心青眼，绮思奇才，周济鲍仁，实巾幗之丈夫，不胜钦佩。自恨予生也晚，不能拜倒妆台，一亲懿教。不料今日相逢，实出于意外也。”小小挽之起道：“贱妾不辰，在昔堕风尘之内，犹幸者怜怜惜惜，未负年华。至于慧眼奇才，妾何敢当耶？”挹香道：“卿之芳名，不惟仆一人钦羡，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倘今日遇之，我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言毕又问其次，恰又是虎阜真娘，挹香亦下拜道：“仆慕卿卿，阅时已久，曾在墓上几度欷歔，所以‘慕真’二字亦为卿而得。今者邂逅相逢，岂非天作之合耶？”真娘道：“君

之钟惜，妾素深喻。前蒙冢上题诗，有‘新诗空吊落花灵’之句，妾尝传诵不忘。今日之会，亦天意也。”挹香又与薛涛、关盼盼、马湘兰等叙谈。良久，童子促之行，挹香道：“我不返矣。我今在众香国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亦奚必再思别往。”真娘笑道：“君日后名花相伴，正有一番风流佳话，毋愚快行。”挹香不觉凄然泪下，然后分别。

又随童子前行，回廊曲折，迤邐而来，至一处，上悬“薄命司”三字。挹香讶道：“薄命司乃《红楼梦》中黛玉等之仙居，缘何也在这里？”径入，见数美嘻笑，聚作一团，在内作扑蝶会。爰询童子，童子指着道：“此即宝钗、晴雯、湘云等也。”挹香叹曰：“原来才女性情，阴阳一例，生前如此，死后仍不改此风雅。”入内四面观看，见左边另有朱门，铜环紧闭，上面亦有一额，曰：“绛珠宫”。挹香暗忖道：“此必林颦卿所在。”轻叩铜环三下，有侍儿启扉迎接，见挹香儒雅风流，乃问道：“相公何人，到此何事？”挹香道：“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偶尔游仙，知绛珠宫在此，特来拜见潇湘妃子耳。”侍儿见挹香吐辞风雅，人亦俊秀，入告黛玉。黛玉许见。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说道：“小生金挹香，素读《石头记》，钦慕小姐态度幽闲，恒存臆羨。今日偶尔仙游，得蒙慷慨许见，鰕生有此，不胜幸甚。”言毕，拜倒阶前。黛玉暗忖道：“我只知贾宝玉一人痴情，讵意金某亦然如此。”乃笑道：“金生请起。我自避世以来，迄今二百余年。我们平生之事，本不足传述于人，曹雪芹先生曲为传出，虽是痴情佳话，第恐迷惑世人亦复不少。”挹香点头道：“诚哉是言也。仆读《石头记》，亦尝焚香叩首，倒拜殊深。更有友人邹拜林，谓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帼，又妙在不涉于邪，十分羡慕，因自号拜林外史，曾记有题赠小姐两绝云：

其一

多愁多病不胜娇，薛海情天幻梦遥。
赢得后人偷洒泪，可怜午夜泣香销。

其二

西风蹂躏月凄迷，灯就更残暗自啼。
珠泪难还情尚在，如何衰草蹙长堤。